

新體詳註

第三冊

古文評註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訂詳 古文評註全集 卷六

渠陽劉豫庵先生鑒定

錫山過
上元黃

珙商侯
越際飛

選評

嶺南曾

廣雲士

龐雲燦

瀧洲

全訂

陳情表

李密字令伯蜀人父早亡母更適人見養於祖母及長以孝聞會事蜀後主爲尚書郎對平
晉帝徵爲太子洗馬密欲終養祖母故上表陳情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

祖母辛累終
遷漢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釁辛也釁禍罪也閔憂也謂父憂也言以賦
命艱辛於夙昔初生時即遭閔天不弔之凶也

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

背音倍樂也生孩六月
月其父即見樂而死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年僅四歲家貧無以爲衣食業
爲舅者早奪母守節之志而更

適他

人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應音閱也斯時祖母痛臣孤弱一寒一暑躬爲撫
視一飲一食親爲調養使臣無父而宛如有父無母

而宛知有母者
祖母劉氏也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

使臣生而強健皆可稍寬顧慮之心奈稟質庭羸
孩提之年又多疾病至于九歲尙不能行其撫養

不惜加
勞率乎

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今雖僥倖至于成人矣然回想從前其零丁孤苦之狀誰
鞠育賴誰扶持則祖母之恩罔極矣此見孫不可無祖母

斷語實
出語實
孤子使
有吳夫
罔極之
意通其
孤後見
其前見
祖母恩
不可忘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鮮上聲祚福也承上言臣並見幼孤無依則賴諸父而臣則既無叔伯矣

又每見隻身無助則思手足而臣又終鮮兄弟外此所望者臣之兒息也不幸門戶衰微福祚寒薄雖有兒息得之甚晚將何賴乎

外無奉功強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

凡喪服之制週年之服謂之葬九箇月之服謂之大功五箇月之服謂之小功強是有勢力者近是強近者謂外求之戚屬即葬功強近之親可以倚賴者無有也不得已而內求之僮僕

即五尺之童可供應對者亦無有也

煢煢子立。形影相弔。

煢煢孤獨貌惟臣一身煢煢孤獨子然以立但以臣之形

與臣之影互相弔問而已

而劉夙嬰疾病。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臣之孤苦如此雖欲報劉之罔

極而無以爲報况劉老矣在夙昔時已嬰疾病嘗困臥于牀蓐之間臣朝夕侍奉湯藥未嘗廢棄而暫離寧今日而忍廢離耶此見祖母不可無孫

逮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

舉過

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舉過兩次聖朝謂晉也逵與榮並刺

史名臣之侍疾蓋自向日而已然矣及奉聖朝又得沐浴于清化之中前蒙太守臣逵推陛下愛才之盛心察臣以爲孝廉後蒙刺史臣榮廣陛下求人之至意舉臣以爲秀才遭遇不可謂不隆焉寧敢固辭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辭過一次謂念祖母劉無人主奉

曾詔書特下。拜臣

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除拜過兩次洗馬東宮官名太子出則直前驅以

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又辭過一次猥鄙也東宮

既述家
無次丁
又述祖
母病久
見侍奉
不自今
始秀才
按第最
高非如
後世學
校中生
員便稱
秀才也

敵自己
進退之
難

曹不爲
魏孫權
爲吳劉
備爲蜀
國語之三

太子宮也。臣蒙選召駭而自揣。臣何人。洗馬何職。乃猥以微賤。欲當侍奉東宮之職。竊思東宮國本之所繫。非臣甘斷落其首所能。上報萬一。臣因具表上聞。辭不敢就此。臣之至情也。

詔書

切峻責臣。逋慢。

不允辭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詔書急切

而又嚴峻。既責以逋逃。覆載又責以怠慢。朝廷於是郡縣恐臣。獲罪朝夕。逼迫催臣上道。州司奉命。急公臨門。促裝其急。有如星火。

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

病日篤。

情既不忍

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勢又不能

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狼前二足

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臣再四思維。意欲仰奉明詔。奔馳而赴。則以劉病日加。危篤何忍。遽離其左右。將欲苟順骨肉之私情。以仰辭恩。詔告訴

之郡縣。郡縣又不許。令臣進欲效忠。忠尚未卜。而先以忘親爲不孝之子孫。退欲盡孝。孝何敢言。而先以拒命獲不忠之罪。戾事在兩難之際。豈不實爲狼狽哉。

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

漢文帝短喪以來。皆以日易。月至晉武始復三年之舊。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故臣之衰老者。猶蒙推一本之仁恩。矜憐而養

育之。不强使仕。使其子得盡孝養之情。

况臣孤苦。尤爲特甚。

况臣以孤苦之人。親老當養無可旁貸。尤宜矜恤。

且臣少事僞

朝。歷職郎署。

事蜀先主。官至尙書郎。但僞朝二字。後儒多訾毀其謬人。皆惜焉。不知當年三國自陳壽作志以來。二千餘年。皆以魏爲正統。卽涑水通鑑亦因之。魏旣爲正。則蜀

吳爲僞。不待言矣。至紫陽綱目。方改蜀爲後漢。合伯在晉武時。何知後世有帝蜀之說乎。使紫陽仍涑水之舊。則至今正僞尙未能明。吾知後儒必無此責備之論矣。楊升菴雜著云。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

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字乃晉改之。以入史耳。荒者僻遠之意。較僞字甚優。特附載以廣見聞。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臣出仕之本意。不過圖宦達。以榮顯

原非自矜名節
擇主而事之人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

言不就
職之故
實非高
尚名節

冀。俘晉俘伐國取人曰俘。謂蜀爲晉所滅也。拔擢除郎中洗馬也。盤桓不進貌。謂既圖官達。今當廢棄之餘。忽奉除拜。真沒世之鴻恩。豈敢故意盤桓希冀名節而有擇祿而就之心。但以

說得動
情令人
酸楚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薄迫也。日沒于西。故曰西山奄奄。將絕也。臣之苦辭。詔命者非

言不能
相離之
故

有他也。但以祖母劉桑榆景暮。如日之薄于西山。光陰有限。其榮衛之氣。與呼吸之息。不幾奄奄欲盡乎。况人之壽命至危。而又至淺。若劉者。朝之生不能慮其夕之死。臣安敢遠離哉。

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言臣之命原藉祖母撫養而活。祖母之命今需臣侍奉而延。二人迭相依以爲命。所以區區之心不能廢養而違去也。臣密今

結出終
義乃通
篇主意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孝鳥也能反哺。其母此以年壽較之。見終養之後仍不礙其報國。惟審所緩急。則忠孝可

以前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指前太守。遼後刺史。榮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儁倖

卒保餘年。願陛下矜愍臣之愚誠。俯察臣之微志。許臣終養。庶使祖母劉蒙儁倖之恩。卒保其殘年。則臣之心無遺憾矣。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草

魏武子病以嬖妾囑其子顯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卒顯曰寧從治命而嫁之後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墮而顛遂獲之後顯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妾

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過商侯曰直據真情聲淚俱下讀十二郎文而爲之嗚咽讀出師表而爲之感悟嗚咽其動乎情者也感悟其發乎性者也斯文歷敘生平辛苦亦嗚咽亦感悟其入人之性情者深歎

蘭亭詩序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晉名臣也與謝安孫綽鄒曇魏滂及王凝之渙之玄之獻之輩爲修禊之會於蘭亭一時傳爲勝事羲之因作是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永和晉穆帝年號癸丑永和九年之甲子也暮春三月也會稽山陰浙東名勝之地脩禊謂于上巳日臨流洗濯以祓除不祥晉之風俗也會稽之會晉貴祿晉係潔也羣賢畢

至指謝安孫綽鄒曇少長咸集指王凝之渙之玄之獻之輩九人以其皆王家子弟故但稱少長不便稱賢此二句敘出會中之人通篇眼光在此八字

少去聲長上聲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高朋勝友韻士文人萃東南之美矣况其地有山而山非蔓衍蓋崇山也其地有嶺而嶺非平坦蓋

峻嶺也又有林焉而森蔚可稱茂林有竹焉而參差可稱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激湍波流激湍之貌映帶謂水環繞如帶言不獨山嶺林

竹也又有流焉而瀏然以清又有湍焉而潏洄如激尤喜其不遠恰映帶于蘭亭之左右此敘出所會之地有山川之勝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

爲蘭亭
作序卻
先從其
時其事
說起以
敘所以
會之故

就會地
上趁筆
敘出飲
酒殊不
費力

次。

流觴曲水使水曲流置酒杯于上流而受飲也時好事者遂引以爲曲水而流觴焉景物幽秀如此若在堂上俗飲便非高人行徑因與羣賢列坐其間曠覽當前之風景

雖無

絲竹管絃之盛。

妙在插此一句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情。

豪華者必以歌舞爲樂而高人則不

必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而與之所至滿引一觴情之所觸揮毫一咏亦足以暢敘吾輩之高逸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和風也謂時當春暮正所謂困人天氣也而是日獨不然天朗而氣則清兼之惠風和而且暢使人精神澹爽此敘所會之日有風景之佳以爲俯仰觀察伏脈

仰觀宇宙之

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於是

能觀宇宙之大俯而得察品類之盛俯仰既有得則所以遊其目而騁其懷者足以極視聽之娛矣較之沉酣于聲色貨利者不信可樂也樂字爲下感慨痛悼等字伏脈此兩段內須看他寫妙地以此地

二字領寫妙天以是日二字領最明整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始發胸中之感

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

之內。謂羣賢之樂蓋于俯仰間有所得也然思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有舍躁趨靜一流人倦于涉獵其所會悟但取諸懷抱而晤言俯仰亦何嘗之有何以言之蓋屢變者景物也易遷者人情

也於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

或有舍靜趨躁一流人厭于拘守其所領受必因寄所託而放浪于形骸之外

雖取

舍萬殊靜躁不同

不必分別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

老之將至。雖或取或舍或靜或躁萬殊而不同吾不能辨其孰是孰非誰得誰失然當其或取或舍或靜或躁而欣于所遇雖不過一時暫得于己而快然自足然推其自足之情賢愚

又就飲。酒上出。筆來。賦詩。不費。殊昭明。力昭明。樂天朗。以類秋。句獨不。景是日。兩字原。謂是日。不如此。日若云。也。秋。天。清。亦。嘗。雲。明。之。日。亦。拘。眼。泥。人。乎。此。何。也。

大小一樣得意若不知老之將至者此見樂事未有無散場之時當境者必不能省悟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

矣。及其情之所往久而倦生則所快之情即隨不快之事一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爲

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言情隨事遷之時回想向日之所爲欣然者覺一俯一仰之間爲期甚近而所樂者已爲故迹不可復問矣此情事之小

者也猶不能不以

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脩長年也短壽天也况長年之與短天各隨造化必有終盡之時古人有言死生

每覽昔人

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古人亦只畏生死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承上言無

數古人興感於死生既合一契吾獨何人又能超然故每覽古人此等之文往往嗟悼不已亦不自解其何故也喻猶曉也

固知一死生爲虛誕

佛家之說

齊彭殤爲妄作

道家之說彭即彭祖壽八百歲殤未成人而天死者莊子云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天言我之情既如此則所云死生一致彭殤齊年者自是不近人情之論

故曰虛誕妄作看此四字分明謂且撇去二種閒話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古今之人同歸于盡後之視今不見今人亦猶

今之視昔不見昔

故列敘時人

敘在會之姓名應上羣賢畢至二句

錄其所述

錄在會所賦之詩應上一應一詠句此是通篇眼光

與前八字相應

雖勢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應上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句

後之覽者亦

將有感於斯文。

應上臨文嗟悼句覽即前每覽之覽字文即前臨文之文字言後人獨不畏生死哉然則覽我斯文亦當同我斯感因此一結遂令直至今日我亦欲哭

過商侯曰蘭亭之會樂事也從樂處突發出無數感慨無窮妙理見駒隙如流勝事不可多得當與春夜宴桃李園序參看逸思高致若出一人之手此題孫綽曾作後序則右軍此作乃其前序耳而坊本訛之爲記不亦重可笑乎

歸去來辭

陶潛

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爲彭澤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嘆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辭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諡靖節處士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蕪荒也胡何也兮者自爲商確之意就彭澤言謂之歸去就南村言謂之歸來故合言之曰歸去來陶公作令彭澤

僅八十三日其離田園未久故曰將蕪猶幸其未盡蕪也若再遲滯不決恐既蕪之後無以爲歸計矣故云胡不歸也此俱是託言蓋傷骨將亡而不顧仕宋之苦衷也

既自以心

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惆音抽悵音唱悲歎貌人之身心每因時變就予之爲令思之簿書鞅掌百憂交集則此心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使然此誰役

之實自役之也既自役之則自作自受又何爲不若他人之安於爲令而獨悲愁而欲歸也此一解歸計初決看他胡字奚字一片自怨自艾固知古來高人亦無縱心之事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予之惆悵欲歸者蓋悟前此悔恨無及今且回頭未晚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此篇爲一
段凡五
段讀者
須識此
意

問得妙
恨得尤
妙

昨非。

迷字承上不諫可追來言居官者猶人錯走路頭幸僅八十三日雖錯未遠回轉最易也覺字承上悟字知字來與迷字對針至此見得是非較明止有歸去一著爲上策餘無一是也此二

解歸心之暢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解任之後歸而舟行也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

光之熹微。

此歸而陸行也征夫路上行人陸行多歧與舟行不同故問前路晨光熹微言早甚也見之明故歸之決故行之早因難問路故以晨光熹微爲恨坊本謂比晉室暗

昏何說此三解分敘歸途中水陸之行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載則也脫然而歸遙望故里之衡門屋宇欣喜而奔也

僮僕歡迎稚

子候門。

稚幼也當其退也僮僕聞主人之歸則欣然而遠迎方欲問稚子而稚子已伺候于門首矣此四解到家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粗安未知田園何似急流覽三徑雖若蕭條而就荒而石上之松籬邊之菊猶有存者是荒而未盡荒也

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喜而攜幼以入室自分室中一

無所有矣不意尚有酒而盈樽此五解所需裕如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如此大足矣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眄音

也柯樹枝也怡悅也既有酒則他何足問且引壺觴以自酌况庭樹垂垂相爲掩覆亦聊眄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五斗折腰久矣今喜歸來雖無五斗然倚南窗可以寄不折腰之傲雖曰衡宇然私自忖度即容膝之小亦足以安居此六解受用寬然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

荒園何趣惟能日日游涉自成佳趣又喜無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

游觀。

憩音氣息也矯舉也扶老謂策杖以扶老也憩而曰流無定位也觀而曰游無定方也身既周於園之中目又極於園之外何等自在無拘此七解莫往莫來

雲無心。

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岫音就山之有穴者遠讀旋此竟日涉園至將暮之景也二句只就現前所見而言有萬物靜觀皆自得之妙

景翳

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景古影字翳翳陰也撫攀也盤桓留戀也言天色漸昏自遠而近不可遙覽惟撫松盤桓未忍捨去見園中之成趣無盡

而樂亦無盡也此八解隨時不違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既已歸矣至此而重提歸去來者前是未歸而決計於始此是既歸而矢志於終也

今既不住而歸矣請自今以往凡世人往來交際之事一槩謝絕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遺棄也駕言駕空之言也復去聲焉

香烟交游既絕則世自我自我兩相遺棄矣以不合時宜之人而復忽言交游之事其意又何所求哉此九解與世永絕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

以消憂。

言情話則絕口不談世事可知雖憂世之心未能遽忘但以琴書爲樂尙友古人不待排遣而自消矣

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

一井爲疇有事謂耕作也此十解靜觀自搆以下至末皆敘農事之樂應篇首田字

或命巾車。

巾車有幕之車謂車行向西疇也

或掉

孤舟。

掉音調搖也謂舟行向西疇也

既窈窕以尋壑。

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謂舟行之所歷也

亦崎嶇而經丘。

崎嶇不平

貌謂車行之所歷也此十一解縱心自在

木欣欣以向榮。

欣欣生意貌謂車行之所見也

泉涓涓而始流。

涓涓水流貌謂舟行之所

見也三句皆從春及二字生來

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得時指木與泉言前此木已零落春及則生意萌動故向榮向者趨于榮

尚未能榮而有榮之機前此泉已涸結春及則東風解凍故始流始者甫能流尚未盡流而有流之機皆得時使然豈不可羨若吾乃當與世相遺之時自茲以往而畢生之功名事業盡付委謝觸物興懷

與萬物同其樂者抑何快哉

若八句
爲句使
不成句

突然而
起超甚

能無感乎此十
二解指物呈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言雖一時觸物興

盡寄形于世去留莫必何不將此心放下聽其自然乎去留卽死生也死生可忘何事不可已胡爲乎遑遑句欲何之言何苦役役用

此十三解委命受正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言形之留也欲用心往求富貴則富貴非吾願矣

胡爲乎遑遑哉帝鄉二字出莊子謂上帝所居卽仙宮也言我不願爲官亦不能爲仙惟能爲下文所云而已懷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耘

耘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耘籽除草也皋田也春事起東故曰東皋舒緩也

耳故良辰喜往則獨往焉可也耘籽及時則植杖耘籽可也登東皋而豁然則舒嘯可也臨清流而自得則賦詩可也此四句是委心處聊乘化以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化卽天命也歸盡正是任去留之義復奚疑是歸來一著見得明拏得定

過商侯曰先生豈是一味吟風弄月與塵尾清談者比蓋因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俱不可問故託五斗折腰之說解組歸田看篇中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二語微意已見

辭義蕭散雖楚聲而無怨尤局蹙之病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在士農工商之外者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

號焉。

此先點出五柳先生來歷

閒靜少言。不慕榮利。

仕晉止八十三日後不改仕宋

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此段寫先生之性情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此段寫先生之嗜好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室廬淺狹環遶也堵土牆也蔽猶遮也

裋褐穿結。

衣不完

簞瓢屢空。

食不足

晏如也。

此段寫先生之安貧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此段寫先生之自適

贊曰。

總而論斷

黔婁有言。

黔婁度黔婁姓庚齊隱士威王師之

不戚戚於貧賤。

證傳中家貧晏如句

不汲汲於富貴。

證傳中不慕榮利句

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味黔婁之言其庶幾五柳先生之流乎

啣觴

賦詩以樂其志。

證傳中飲酒爲文章自娛句啣音咸以口含物也觴酒杯也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

歟。

自命義皇上人非晉宋間流品無懷氏葛天氏太古時二帝

過商侯曰。此傳卽先生自述。試把先生行履與此傳相印證。其一種瀟灑奇邁風度。宛然恰合。

結二句與起句相應

北山移文

孔珪

起四語
點明題
意

吾方知
之固亦
有焉三
種人是
題前視
筆尙未
說入實
事也

豈其以
下轉入
正意先
虛影起
周子

孔珪字德璋浙江會稽人少游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璋乃假山靈之意以文移之使不得再至

故云北
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此假山靈而言也鍾南山有草堂高士隱居之處周顛向隱于此英靈皆言其神也馳煙驛路勒移山

庭。煙卽氣也驛傳驛也勒刻也移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謂山之英靈遺煙嵐逐路刻令移文于環山之庭如下文所云也夫以耿介拔俗之標。標表也

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度音杜法也則也方比竝也干青雲而直上。凡有所犯而求之者曰干

吾方知之矣。此是生而高潔飄然世外一種人無參差反覆者方可引爲知己然此等隱者吾方知其必不可得矣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表外也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芥草芥也屣音徒小鞋之無跟者脫言易

棄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高潔之人視如草芥脫屣而已不盼不顧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於

延瀨。蘇門先生遊于延瀨之地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者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瀨音賴固亦有焉。此是生而

高潔能不爲富貴所動一種人亦不失爲隱者然此等隱者世亦有之。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蒼深青色淚

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謂其無一定之志也乍迴

又攬四

雋俗二 字同稱 便見是 兩截人 妙絕 此處點 出北山 隱徑與 行徑與 起手鍾 山草堂 二句相 應始至 其始至 也四將 前日將 子之行 徑作一

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謂其人暫避迹向山中而心猶染于塵俗初雖節操堅貞後乃同流合污此等隱者何其欺誑人世一至此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蹟音讀垢也謬誑也

爲縣功曹休歸入山賣薪以供飲食仲長統性倜儻州郡召請輒稱疾不就謂世無此等人山中便覺寂寞千載以來無人賞識此以見真隱原難其人阿同窩功曹即吏日也世有周

子。周子名順字彥倫此方點出文中所移之人雋俗之士。雋俗俗中之雋秀者此謂其品則好醜參半既文既博亦玄亦史。

既斐然有文復淵然以博亦造乎揚子之玄亦兼乎腐遷之史此謂其才則仕路咸宜然而學遁東魯。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聘焉闔曰恐

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至則不可得矣習隱南郭。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謂順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竊盜也昔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習竽者列之三百人中以吹竽食祿宣王崩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僭也北岳即北山也

巾隱者所戴之冠謂順盜居草堂濫服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松桂雲壑認道真正是箇隱者誰知被他

欺騙了也。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泉澤也櫻繫也江皋隱遁處好爵人爵也此所謂乍迴迹而心染者其始至

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于穎水之濱時有巢父牽犢飲水問其故由以實告巢父曰子若處深

山窮谷誰能見子子是欲求名譽者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此二人實是真隱周傲百世。蔑

頓折文
情最爲
開展中
句此方
有流動

此段寫
假容之
泉顯之
謂顯之
初志如
此應上
先貞二
字

逐層舉
寫情事
俱出此
段寫櫻
情好爵
之狀應
上後韻
二字

王侯。將前古之高隱當世之王侯俱不放在眼中傲蔑皆輕薄之意風情張日。霜氣橫秋。謂其情如風之際日其氣如霜之橫秋高傲之至也張同

障。或嘆幽人長往。羨其一往而不返或怨王孫不遊。怨其貪戀于富貴談空空於釋部。覈

玄玄於道流。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即佛家之經典也玄玄玄之又玄也道流即道家之老子也談議論也覈考也謂頓汎涉百家留心釋道永爲世外之閒人矣務

光何足比。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後以天下讓光不受而逃涓子不能儔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隱于岩山之及其鳴

騶入谷。謂捧詔書車馬入山也騶音鄒鶴書赴隴至隴上也隴田之高處形馳魄散志變神動。謂見

詔書來下不覺形爲之馳趨奔走不遑也魄爲之驚散喜出望外也而且志爲之變不能守也神爲之動不自持也至此而頓之初心頓改矣爾乃眉軒席次袂聳

筵上。軒舉也袂音妹衣袖也聳高也眉揚于席袖高于筵皆得意之狀焚芰裳而裂荷衣。芰裳荷衣是隱者之服今皆焚裂之芰音忌即菱葉也焚燒也

裂分。開也抗塵容而走俗狀。謂容貌舉動間無非是塵俗之氣抗舉也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

悽愴憤咽皆怨怒貌咽同噎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謂頓應詔出山把平日山林俱已置之度外故此等雖無情之物見山人

去亦如有喪。至其紐金章。緝黑綬。紐結也金章銅印也緝音管繫也綬即印緝漢制秩六百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跨屬城

之雄。謂城郭之大跨駕出其上也屬音祝連也凡物之雄者強故曰雄冠百里之首。謂縣令之尊冠去聲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出爲海鹽令所治之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事業功名從茲起矣道帙長擯法筵久理。謂釋部道流俱用不

著矣帙音迭書卷編次也擯乘也法筵卽法座也埋塵也敲扑誼囂犯其慮。鞭箠之下號呼盈耳惟以執法爲事矣牒訴倥傯裝

其懷。文卷繁多日不暇給惟以聽訟爲事矣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傯音孔匆忙迫也裝束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絃琴歌鄒陽作酒

賦皆逸人之事今皆斷絕矣常綢繆於結課。綢繆親近也結課指校士而言此以見所談者非空空矣每紛綸於折獄。紛綸衆多

貌折獄謂理訟獄也此以見所覈者非玄玄矣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爲山陽太守趙廣漢爲霍陽令俱有異政遷至京輔都尉籠者籠罩其上架卓

魯於前錄。後漢卓茂遷密令民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蝗不入境二人皆賢令此欲架出乎其前希蹤三輔豪。漢時將京畿內分作三郡一曰京兆二曰

左馮翊三曰右扶風皆以輔翼京師謂之三輔宣帝以蕭望之試于三輔以考其治民之才累遷至御史大夫希蹤謂希做賢豪之往迹也馳聲九州牧。牧養民之官九州言

其聲譽之所及者遠也此謂願出仕海鹽蓋變其初志如此則昇巢父許由務光涓子益不以爲意矣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我鍾山自稱謂雖有霞月松雲無人作伴落陰卽零落也磻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

延佇。磻音潤磻戶磻中之石洞也摧絕破敗也無與歸不復得歸也延佇延頸佇立而望也佇音住此見鍾山已空無人矣至於還臚入幕寫霧

出楹。臚音標西風也暮音暮帷幔也寫吐也楹窗楹也此二句寫風霧之出入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王介甫最愛此句以爲奇絕蓋其用字是推敲出來